# 國朝奏疏

# 國朝奏疏卷三十五

蕭山　朱槤

## 賦役

### 徵輸蠲

議請蠲租慰民　順治元年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謹

奏為

聖朝德意方新，載民望恩甚切，乞先下直北蠲租之

詔，以大慰民望，潛消土寇事。竊見土寇之根蝕無虛日，而最甚者莫如易

州之馬水、沿河一帶，傷哉孑遺，甫被流毒，又遭土禍，豈仰藉我

皇德威並昭，勦撫兼施，指日廓清，而民之失業者卑方救死之不贍矣，莫

國租之能供，為今日牧民之長，惟卑有撫字而絕無催科，庶乃出洪水大

而登于衽席。備以四方之供賦未入，目前之經費次需，

興朝之正供，或難與前代之逋租並蠲，須

有過

勅下户部，详晰计议，何者宜蠲以苏民力，何者宜徵以资国用，逐款开列明

白頒布，设官胥有藉徵属民者，免其欵，则小民咸感

王恩之浩荡，益竭趋事之微忱，而民生国用两有裨矣。且供所在费役之愆

党光明

朝廷上有受首恶之诛，原其无法，而又幸群散归农之後，復有生路，有不賣

劍買犢，執命如流水者，乃不信也。大約

累招頑，散声田畝于以收服地方，恐过半矣，又何獨靳輸為然哉。

陳民間供億困苦情狀 順治元年

巡按直隸真順廣大等處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為搖役減賦普天已浩

新恩荒歉亡存徵收雖足舊額謹瀝陳民苦仰冀

聖情事慨自賦役繁重民失生全哭遣怨禍逃亡倍多仰賴

聖武布昭恩綸湧溢分別殘破災荒有蠲半蠲二之時

詔白叟黃童莫不欣欣相告坐望太平臣夫復何言而臣有不得不言者

臣職司監察問民疾苦之官也民有疾苦而有司不為之訴則臣

訴察其何以民有疾苦而

朝廷欲為之救臣反不為之代伸則臣訴察其更何以下情不達

上德不宣，民之苦日深，臣之罪滋大，臣益懼矣。臣每日不接道府州縣申詳，每生員百姓呈狀，不曰拋荒田畝，則曰逃亡人亡，臣幾番讀之，為之淵輋，則何也？以臣各處廵行，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灶烟冷，即此而推之，益知各處所報拋荒也。臣竊思之，除三餉天津米豆而外，舊額數目尚屬不貲，大州縣尚有二萬餘，小州萬縣亦不下萬餘，其間所尼磨相半。生亡相半，尚有推數之虞，況荒白亡居其十之六七乎？若照額責令澂足，則必令見在之丁而代逃亡者重出，必令未荒之田而賠荒蕪者色賠，勢必至見在者亦蹈逃亡之路，未荒者亦有荒蕪之形，此里長與以多勒索之權，有司許以無足額之法，與言及此，民甚苦矣。是上有添之厲禁，而下此有增添之異端，是之

上有蠲免之深仁，而下無寔蠲之實矣。臣故以謀長只維一杜屬流弊也。

臣愚以為欲清荒田，惟有丈量法；欲清亡丁，惟有編審法。徹底清楚，水落石出，有人頂糧，難指石田；無人補丁，方稱絕戶。以此則多糧皆有實數，官吏安得巧蒙，百姓不至代賠，蓋稱三便，計無踰此。不然，有司申報，而臣未敢信為固然；臣批飭查，而有司亦且視為故套，即查明申報矣；臣具疏陳請矣，而戶部亦未必即准，即准矣，未必遂加申飭，即無蠲除也。民覬望而希

恩，官追比而免罰，上下各行其意，存留皆極于虧。日遲一日，將盼歲終，今歲多糧拖欠于來歲，民又將年年以帶徵為病也。臣殷憂過計，不勝悚惶，敢痛切詳陳，伏乞

皇上早定畫一之科，以便徵収定納，即
勅該部議復。天下幸甚，不獨臣轄四郡為然也。

有主民田免歸滿兵　順治二年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心憂民無已，敬陳安民兩便之法，以恤窮黎，以成
盛治事。竊聞國之本係于民，而民之本係于恒產，故田園廬舍，民之性命
繋焉。性命固而國之元氣因之。我

皇上視民如傷，飢溺猶己，議蠲議賑未已也。近讀
聖諭，侵倭之于土寇不可負嵎，猶聚疲未盡安寧，于山左山右江南北直隸安
置滿州大兵，以為靖盜安民之計，倘亦做古兵農合一遺意乎，而留
更有慮者，百姓自經圈撥之後，奄奄待斃者
天兵一臨，出湯火而衽席之民已覩救寧之休矣。頃驚鴻雁集，一聞大兵至
止，或不禁皇上之覆措也，故比屋接壤而居，最恐調停失宜，日往見畿
轄之迹，去冬今春撥地接房拴額
天聽者不知凡幾，況千里之外，一旦失其寧，無嘆箕注斗而差
君門萬里者乎，愿乞
敕飭清浸官協同州縣有司，履畝清查，果係無主荒地，然後踏入，其三已

阡閭、至小民耕種為業、如差行查免者、或各住一方、民間居朴衣

服、聽民搬運、勿致有黄鳥無依之悲、至于大兵已駐、統于各旗下、自

無奏擾治、然已逃跑逃者直省、似宜編入保戶、聽其司之約束、以至互不

便、地方如輕則拘鞫審理、明判曲直、重則詳請撥具疏入

告、天允滿漢一家、率土皆臣、無分滿漢之民、皆我

皇上之民、亦無分滿漢之臣、皆我

皇上之臣、無君子以治野人、無野人以養君子、分圍居作、如此不病兵、亦不

病民、將見鄉田同井、相友相助、何滿何漢、熙熙然共游化日、而益

請民家、豈能久安長治之盛軌哉、臣愚昧不諳、伏祈

聖明照擇宥施行、

陳保邦富國要策　順治二年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題。為敬陳保邦富國之要，以圖久安長治事。臣惟保邦在于裕民，富國在于通商。未有百姓困窮，商旅畏避，而能坐擁富有，安享太平者也。明季度支百出，正供之外，乃有逆璫勒餉，種種加派，直省關課，並增數倍。小民終歲勤苦，不足以給誅求；商賈厚本貿遷，不足以権子母。我

皇上子惠遠黎，

恩詔蠲免，仰見救民水火之

盛心。今乃澤未下究，弊端漸復。竊聞直省州縣，易勒餉等稅為草豆

等名色加徵以致詢訪外來士民大槪皆然加止一處更兵荒旱潦

小民生息艱仍尚堪此重困耶至于關徵課重則訪貴計利亦重利

重則物價亦貴課輕稅輕則訪貴計利亦輕利輕則物價亦賤明初

商課至輕後稅累增極重

清朝開創之始宜不事加增之弊以蘇商困而布

寬仁近以務關船保不論商民而且溢及回空將百貨騰踊民用匱乏日

益甚矣更有不乃訓斗京城奸民假充經商投入

王府以莊孔為名先四剝僱貨將至庫邀于數百里外名為平買實係

倡售交行船商家湧逼迫不憚艱辛入都貿易為厚利耳今拒之

中途據其厚利訛商孰不怨恨而畏裹足在官亦難不过尋利以

奉
上不知利歸於上必歸害于下商病民病百姓愁苦也
朝廷恤民之初意耶伏乞
皇上留心速大力除弊政加惠商民為保邦富國之至計將見茂梁通
野共球萬國上下殷足永祚無疆矣臣失書愚忠罔知忌諱惟
皇上垂納焉

請定江南賦役　順治二年

巡按蘇松等處試監察御史臣趙宏文謹

題為王道不外人情，各好莫先去惡，謹抒一得之愚，仰祈
聖明採擇事。竊聞先賢論治者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
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清以明斷開國，遠邁前代，惟是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弘文因斟酌時宜，亦
曰治天下有要，去太去甚，機而已矣。何民之乎機也，小民愚頑，何知大計，
惟見有利於己耳，使畏就之，情夜況畏，得多深頗不可必得之；不見
有害於己耳，都畏去之，擾擾徬徨，中多忍死難民之苦。惟當於
去就之間，略加存恤，而天下之精神心志，未不維繫於
皇上而不可解。古之聖王必欲以其欲淺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
賦役民之，明朝開基，收取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

大定。遂以極重之糧額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
畝三斗七升五合。遂貽民間二百年未有之苦。况目前商賈不通
城市蕭條。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趨富者貧。而貧者死。此
亦同歸於不支之勢也。伏乞
敕部
詳核。或照宋元舊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拾民心
之第一義也。賦既定矣。再就江南之役之之。向閑御報見保按都書
有優免太濫一疏。奉
聖旨。這本說優免太濫。致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為厲民。宜嚴加禁革。
此後再有違犯。著該撫按不時濫免之人。并有司官一併參究。不
許徇情故縱。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是撫臣以賦之日漫以

役言也竊照江南有官户、有民户、漢有子户、民户当差、也不必言、

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稱官户、會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今且過焉

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犹矣、且本官果有是田、免之可也、

廼倖登仕籍、原属寒素、而一切大姓富室、尽寄其門、者平日力役

之費、以供本官薪水之資、里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

官户、其此將欲杖獻、移苦無貲者何也、且本官云没、而以已矣、又巧

立子户之名、一去再世、長此安旁、南中小民、何道不為溝中之瘠

也、此等隱弊、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為尤甚、伏乞

勅下部議覆、如果目今有粮地方、即詳定某官應免若干畝、此外均

百姓一体当差、計畝詳列其為

令中、敢有從前投獻、定以欺隱治罪、將本官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

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嘆矣、

請將公田合併民畸一例征科 順治三年

巡按湖北試監察御史臣馮兆煃謹

題、為酌議屯田王田、均併民田征收、以大一統之規、以永萬年之業事、竊

惟天下土地、俱係民田、緣照時予定封功之指揮千百戶、分給各

衛、新派之隨守軍丁、撥田養贍、官世襲、軍世頂補、是名屯田、

再因宗室繁衍、分封各處、撥田養贍、是為王田、令我

皇上享至四海之福，開萬年之基，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而猶有
指揮千百戶之名，而拋荒屯田王田之别，不惟非礼也，亦非法也。且民
田已沐我
皇上如天之仁，經畫之德，止照萬曆年中則例征收，其餘加派一概蠲除，而
屯田又屯粮，又屯餉，又屯朴，又屯米之杖，王田有官租，又夫雜，又新
例，又雜登馬食之類，不得與民田一視同仁，所當亟為歸併民田者也。請
凡坐落在州者，歸併與州，坐落在縣者，歸併與縣，照民田則例一併征
收，庶見普天率土之义，無厚薄不均之嘆。抑且更有
請
旨，凡照明時指揮千百戶並有現存者，如果技藝精熟，膂力過人者，許
赴兵部考選敘用，其餘與軍丁俱歸民籍當差，不得仍前世為

應裁世為頂補，以示各衛官軍原為城守之用，勢不可去，莫若衛所之名，仍以其舊，俟大定之後，酌地方之衝僻，議官軍之多寡另立

清朝官兵，作城守之計，伏祈

勅下户兵二部，速為議覆，

俞允頒行，臣燈無任悚惶，

請定經制以清積蠹　順治三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張懋熺謹

題。為多朴原有定額。察核自在簡易。抑現在之方冊。參新行之條例。
往制乃以立定規。蠹乃以立清。又日閱部報竊見
皇上加意元元。以各直省多所冊籍去存。增減任意。
特遣大臣徹底清查。在內在外。度行稽核。刊定賦役全書。俾法制畫一。
民生永賴。仰見我
皇上經國愛民。加意財賦。留
淵瀾之切。立久遠之謀。誠今日之第一要務。顧天下財賦至繁至雜。理清
頭緒。亦簡亦易。以舊冊為底本。以新例為參考。先定其入數而後
清其出數。察係有据。則官吏無所肆其貪。猾小民不復困于
溢派矣。前朝有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通行天下。掌在戶部。

財賦出入之數纖悉備具、今府县之籍存去不可考、户部所藏者現
在豈經兵火未聞焚燬、但取其册一加披閱、條款厘明、除三餉之溢
加共、一筆勻註外、其原額起解存留、一定之規、無容增減、則入數已清、
十之八九矣、其餘微有不同者、不過因革損益之間、通融參差之數
耳、如昔有九邊之餉、而今無也、昔有京營之餉、而今無也、昔有宗祿
之費、而今無也、昔有軟擡之賜、器皿之造、而今無也、此問之在內該衙
門而可知者也、如包衛之租、昔屬之群、而今屬之有司也、圈撥之地、或
以他县抵補、或虛懸竟未抵補也、荒熟地畝之不同也、蠲免分數
之不一也、此問之在外各督按而可知者也、明開款項數条、令之登對
清楚、出入相符、損撫相投、除收相合、今昔相準、明白直接、勒成一書、

然後執是書而問在內該衙門、各項作何收支、某項作何銷算、不容
游移於定額之中、則
國用常足矣、執是書而行之在外該衙門、起解者有無批迴、存留者有無
抑移、不容濫加于定數之外、則民生不困矣、若不拋舊冊清釐、漫令開造
申提、隱漏清亂、徒滋駁查、動經歲月、即就覲見明季、曾查予糧、設
官專司其事、檄催府縣、克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冊、比及催
提冊至、又復把數張、日費參駁、竟未清楚、蓋徒按取之府縣、府縣
委之吏胥、利在藏奸、不利釐弊矣、茲
新朝法令森嚴、不同明季、而官吏貪猾、積成夙習、不肯和盤托出、致正餉愈少、
歲月愈久、與實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取舊冊、

經制早定一日，民困早甦一日矣。然方冊俱備，勾稽磨對，不可任之吏胥，必
得公廉敏練之才，以資元勳輔臣之協理。戶部漢官侍郎原額三
員，今止有衛啟光一人，縱有兼人之才，豈能分身而為？必令現缺補足
官，皆備員而無虛位，則可有專司，而可以立信矣。臣誠見賦役關乎
國計之盈絀，民生之利害，不禁縷縷之過計。伏惟
敕下該部酌採衆議施行。

請再展例蠲免　順治四年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臣吴达谨

恩、為漕糧萬分難緩、民命旦夕莫支、仰祈
皇上再作蠲免之例一年、以甦孑遺、即目閉漕糧為
京庾計需、非若別項供輸可比、而山左適值賊難初平、又非若他省承平可
方。是該漕務于今日、非特司農知其急、即目亦知其重且大者也、而該系
省民命于今日、非特目擊、部共目擊其傷、
九重之上、亦必憫其可憐、果獲乎而亟拯之也、以敢招控之
俯一殯人、人之若慶再生、胥從將回心而革面、善良得樂土而安居、豈異為
姓惟勝之下、非有一分毫分、不禁其哀号呼籲之至、則惟漕糧全撤
為今日剩者之民害矣、又元二三年積崩之
恩、小民飫之已非一日、然試問清查之荒地、有司指稱而涸郡上共其數十百

不及一分者也、一朝而盡賦之、益驚魂今定之秉、幹止未事、既激其熱、
復更其荒、戶絕者難責之鬼偷、幸存者竊恐其躡墊、一二有司、率
據漕部院之嚴檄、或廣百身參處耳、尚顧
邦家新造之百姓哉、激日起居詳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莘等縣、往日
荒蕪者、今固昔日戶部履畝躬查之區、目不敢濫除、即其他素號繁
邑、際此賊氛、人民流離播遷、戶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又一變矣、茲忙
熟地之輓輸、已竭力報完、而全徵之檄日更追、呼且日甚一日、莫甚之
下、何求不從、聞有三州縣、追之促急、然是剜肉醫瘡之計、大困農益
幾石之供、而冬官既已增數百萬、賣妻鬻子、泣血傷心之事矣、嗟呼
盜賊革心、良民安業、煌煌、

[illegible]

天語、是何等

王心、而若輩一舉、是於其為賊、而又賊之伏賊也。寧為

朝廷虛糜幾及盡恭之臧心矣、而況元二三年羈糜以為

京畿何當日屋仰屋之嗟、羈此一年、則要扶之餉、至少其柱、就有其民、民

在而漕挽自然方來、若遲之全輸、則竭澤而漁、不顧明年無漁乎、且

亦曾因此漕院移咨、及臣節次督各州縣依期完納、乃至此不惟民

力竭、而且吏術窮矣、吏挽漕之職、漕之田之職民也、且將坐視其斃

不為請命乎

君父乎、抑留此二三年遂為

朝廷勝不涸之倉也、且以目今日而論、臣按部山左、役將告竣、計期不過

月餘即得見覩其悲啼究極之狀然抑且必冒死代為哀鳴于

君父之前也尸九有斷市貝于百姓也受仰体我

皇上好生之心毋久見在良民各安生理之

詔故明蚩民知禘革之必死而心窃欲有斷之耳伏乞

皇上哀此覺黎

俯執從臣請再行蠲免之

令一年他有不必援例例極今日之民命新通新例猶後日之濟併也朱

省幸甚

長防徵糧之法疏　順治四年

戶部給事中臣劉鼎續謹

題。為長防徵糧之法，以甦窮黎，以蘇民累事。竊惟任土作貢，千古之
常。第分務以人，執無忘，但徵失其法，致民不堪，而國用因之以缺也。
從來州縣徵糧，俱用什里收用櫃差，什里出之甲分，以率甲之人催辦，
甲之錢，出入相望，無揜匿也。櫃長輪以各保，以殷朴之民司收銀兩之重
起常守，無敗也。令百姓自寫自投，大書名記件，官製平等，當堂未盡，
眼然共見，咸相遵守，乃有積奸猾胥，乘有司未諳，變易成規，漸積
猶滋，不用什里而設一二里長，不特用二三里長而設一二收頭，里長收頭
半屬積役，使避多端，弊既百出，一係手糧，不收入己，稱替花戶代納

毫不交官，而州縣中竟不知有檔矣。及當比較，究其錢糧，多寡以在或庫吏經收，或戶房包攬，彼此通同，挪移抵換，更可恨者，甚貪批文自為起解，以大耗為官，伏官去之，宜亦只為公私之當，不復可也。嘖！此等弊可勝言哉。當收之時，致鄉民罷嘆，守遠跋者，動不至此外，費多伏用，借名科斂，至領批起解，又以添搭盤費為詞，將作圖里，甚有領批日久，竟不起解，展轉支吾，營運肥己，借逗留有遷移，串通戶房，於領批綠化為烏有，且此等無良猾吏，浪費近致拖欠太多，逃亡貧窶，無可追求，而此項又派之里下矣。小民何辜，受此重累，有司相因，積弊莫挽，利歸商役，怨叢守牧，良可嘆已哉。

國家鼎建以來，百度維新，州縣自洗心滌慮，改弦易轍。但恐遠僻小
邑把持已久，官仍召才，猾雄吏胥，民困不除，雕殘不起。伏乞
勅各省撫按飭州縣，務令積弊一清，百姓自為輸納，官收吏解，不得
聽里役包攬，庭上之俗
國、下不病民，受裨益非淺鮮矣。

請復驛遞之額　順治四年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羅國士謹
題為急復驛遞原額，以蘇民困，以蹴

国脉、以維久安長治予早綏百姓
国家之根本、驛遞一
国家之血脉、
皇上統天之治、力除煩苛、務令遠黎有輕徭薄賦之休、而驛站各粮、款
不議驕侈、灼驛遞為第一緊要急務矣、乃中国要衝、為四達之喉
明、鄭侍如織、应接不暇、不值
王師屢出、河工告急、添粮料、添猶牲樣運、數百里之外、其一二僅存之驛遞、
国于征輸、頻什道途、憔悴家室哉、不知凡幾何矣、况河伯之效靈
有日、
天戈之蕩定可期、而北南之翼息有、惟驛遞差役日增、類狀日繁、在有司

無不推收，不得不重取之百姓，連年催科，勢不得不剜心頭之

肉，醫眼前之瘡，且焉者甚至告協濟，告沒處，百姓困於捨吾崩角

之哽咽欲絶，伏

皇上覩此情形，不知幾回隱涕矣。我地方凋瘵畧同，協濟固屬西江之

水手糧額數有限，役處又為無藝之徵，及查河南省驛遞原額，

每年共銀五十六萬二千一百餘兩，又浙江等處每年協濟豫省南

馬銀一萬二千餘兩，又南馬已不可問矣。見此徵數，又以有八萬七

千九百三十餘兩矣。夫以四征不逞之日，羽書旁午，而以此無多之芻

遠供數十餘萬之兵糧，此萬萬必不能行，若臣屢檄嚴催驛道

且徒為鄉諸議，今擬按日一至，大約稱吾稱難，憂民憂困，不得已

聊為澂七免三之議，固已備極苦心，但澂七則仍加派矣。從加派于今日，無乃飢而食烏喙乎。伏澂七而足，且不可以，況澂七而亦不足乎。

皇上定多安之業，以恤民為第一義，斷斷無加派之議。乃軍

國机務，四年來仍然是目前支吾之計，尚未畫經久無弊之法也，

盛世所宜哉。臣請

勅下藩司，不拘何項本年糧，必先足肆邊一項，然後議各項之存留起解。伏百姓得以休息，有司得以撫養，三年之內，熟地日多，賦額自充，即不復昔日之額可也。此不獨中州當行，江北諸省均當行之。如是則百姓無加派之苦，肆邊無阻滯之虞，

國家久安長治，恒必繇之矣。

瀝陳江西殘苦情形 順治六年

巡按贛南汀韶惠潮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備述贛南傷殘困苦之狀，併恭酌撥兵餉多糧之議，仰祈

聖裁事。竊照江西一省，惟贛南兩府，僻居東南，遠在天末，是以昔年招剿官兵與逆賊相持最久，恢復獨遲，而各屬地方無一處不慘遭焚戮。況從逆之誠，亘古未之有也。斯時兵火之餘，人心未定，土寇蜂生。及臣于抵贛之後，遍示招徠，設法疏通，于是商民漸有近悅

逺來之平，痛自省逆叛犯，而虜賊隨之，蹂躪至今一載有餘，百姓
之殘枉者悉驅而充官賊兵，老弱者不脅而執，揄粮料，且土匪僞官
派粮派兵，擾害不已，是粤南之民死于鋒，又死于夯役，併死于凍餓
者殆半矣。以今日之地方言之，廣逆盤據，僚學寔禁有徒南安
初復，南雄尚為賊踞，若南康、信豐、會昌、興國四邑，正修葺空城，
甫經委官料理，尚未被逆貢戚，茲又如瑞金、石城、安遠、龍南等
邑，目方行招順勸逆之令，猶未能旦夕安寧，他如寧都為賊首彭
賀伯錫把崇議義為化山偽燕王抗拒，負固日久，益指不順，目正
議發兵進勦，東征西援，左支右吾，方苦粮餉之不繼，寔刻刻引領
仰望于江南之接濟者，不啻廹切。于四月二十三日接按屬朱延慶

林之[illegible]遞[illegible]摺

揭帖、為酌议催動钱粮等事一疏、又于五月初四日准接户部咨覆

揭帖為地方殘破已極等事一疏、臣知接臣详筹兵饷、备極苦心、闵之

井井有條、诚為經

国计谟猷、于钱粮尤宜慧属、接户職掌、臣何敢越俎而参酌于、但兵荒频仍

之后、黎庶现方守逆孽、方除、當以何抚字而綏恤之、庶幾民渐归附、

今值锋镝之馀、致无不勝、一经催徵、敲骨剥髓、有命难保、是驱之從

贼也、何時有休息之日、且虔地之民、孰望蠲卹之

詔繕行、忽闻全缴之文屡下、時有扶之不信、谕之而益纷、共接臣謂四年

民久全省析

恩蠲免、合容再议、以五年钱粮、半為供官徵收、半為土寇搶掠、难言

經手。舊欠漕仍办納。至六年新粮。撫臣雖遇災荒，概不蠲緩之議。
臣以為兵餉務雖殷，欠多難责易全完。或南昌等府，秋有收穫尚
輸正課。若贛南各屬，多難全徵。以办軍需，乃欲竭力追比，恐
必逃亡絕户。仍以臣之管見，徵熟免荒，向來
恩旨。合無請
勑撫臣朱延慶，差官逐邑踏勘，定以分數，照例分列
上請。以示我
朝廷軫恤殘黎之仁，而民心方有不悅服者。倘一概徵征，徒有全征之名，
實啟庚癸之呼。則贛營兵餉，旧欠未補，新欽乎哉。臣斷不敢仰
給于江西，仍道發前

旨。祈

勅據情以江南也日籌兵虞餉，刻刻關心，揆度時勢，見聞最真，不必

不拘泥陳言，伏乞

皇上俯念殘地，疊遭大叔，兵餉接補無期，繞行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請詳列蠲免數目　順治六年

江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應元謹

題為欽究蠲免賦之律，請詳名免之數，謹呈計知，仰乞

聖鑒事竊我
朝免賦六年于茲軫恤傷災除豁荒亡蠲賦之
恩屢下而窮民未由實沾誠如
聖諭所云只名無實者光照之燭真照逃亡之鑒實然所謂只名無
實者目前情形而論除〻以荒地以賠勒為見亡丁以審編為攤及
勒審動逾數月駁查又復經年眼前追比兇以尚未完參
肆考成抵扣又借別項催徵歷年而且延遲存留各有額數
罣貿並已特頒項款多未分晰起解之數若其催之促完存留之物又以為駁
耗係料工食賞與諸夫役在在不可已[附]能者必需[始]支者已支起解已
完而未到部者其與在司府而不在州縣催征已完而未支解者其弊

在州縣而惠在里甲、卯間已稍沾涓滴者、不過豪猾大姓、需役所
胥而已、三窮民猶不免于伏責之攤派雜項之追索、叩
闇無
路、惟有仰天長嘆、鄙生不肖之心乃卯比日卿務、民丁差之重、甲于天下、
萬歷年就上丁不過一兩、中丁不過七分、下丁不過三分、自經荒饑之後、
戶口凋耗、十去其六、祇以丈數難減、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存還之民、
稍可存活者、丁至數兩、即貧無立錐者、亦每丁一兩矣、日復一日、將使富者
亦貧、貧者必逃、累民生而絕
國
用、恆必由之、今二年以前拖欠者盡免矣、四年以後、蠲野荒亡之數、或蒙在
起解、或在存留、俱應預行頒布者、伏乞
勅
下該部議覆施行

備述山右殘民情形 順治七年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大原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臣劉宏遇謹

題為備述地方殘苦之情仰祈

聖見垂鑒事乞勅照山右自逆姜倡亂徧地伏莽百姓屢罹兵戈財物焚

掠殆盡廬舍丘墟田園荒蕪晉民至是已不堪逼而日多流

王師征伐大全而糧料數取辦于山西則挽輸擔濟民之財力盡竭未嘗敢

緩幸而姜逆授首方回戎雲中供應復之保德攻剿圍困日久戎費

浩繁今保德已破府谷尚未歸服府谷因屬秦疆而事之秦晉供餉

之議降近州縣搜括已盡勢不得不添取于近省地方往返一千四百餘里

輓運之苦，更倍于前。保德府谷已共計用派運米豆三萬六百五十五石

九斗，草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五束，尚在應上。小民雖竭血本，仍以待命，且

也五谷地方，劉永忠、高鼎等賊，負固險峪，乃腹心之憂。今兵往剿捕

劉姐悃，見在駐彼官兵一萬三千名，家馬騾一千七百九十餘匹。夫以洪

困，經今數月，所日費不貲，除該鎮支應外，又派各州縣輓運，還要米一萬

三千三百三十石，料豆七千六百五十石，雜料二千石，草八萬二千五百束

束，亦安在止？據不出此殘黎所納。嗟呼！今日運大同、保德，明日又運府

谷、五台，途中往來無倍，百姓老弱載道，是以當前運之背未了，後運又

催，散復如故。覺之殘黎，日供輓輸，農業因而荒廢。此以晉民日見其

窮，愈見其苦也。所役未運大有，猶不能以有限之核財供此無已之征

承況々望雨賜延期、二麥未收、秋禾豈云吃飭、又值兩經災至此極
之處、食傷者遠、離此刀鋒並盡之餘生、兇田軍餉、豈知漢吾耕種
失宜、是他方之殘、再更殘于晉省、百姓之苦、且更甚于晉民矣、臣
承接手、觸目傷心、安忍坐視、日惟從袁司、多方措處、極力賑俟
而生全之、然臣觀此靈殘痛苦之景象、救不仰仰我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欲實惠之、至于入夏以來、旱魃為虐、二麥之吉枚及
之理、實見告、臣已前疏奏報矣、謹特陳項形情、具疏上
聞伏乞
聖鑒施行

請除藉賦之弊　順治八年

刑部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

聖意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謹述

旨陳之、以安晉

皇仁事、臣恪讀

上諭停止織工、不更加派、查照兇荒逃亡數目、開除八年應額手料、復

諭各撫督按、嚴察地方等官、不致欺罔小民、

聖慮至周、民命頓甦矣、乃臣尚不無之過計者、敢為我

皇上陳之、有司派征手料、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司通其法、如百

每一二兩、受其立身清潔、或因賠斂而累於民、民不肖者、猶最易犯

通今漢撫、諸肯述兩逐各、照明如究算、以仰付

皇上矜恤至意、手即如淮揚回督臣吳惟華疏、泰山陽縣知縣王佐、征完

城工銀二萬兩零、餘止解銀六千兩零、餘、蓋城縣知縣于學啟征完城工

銀一萬八千兩零、餘止解京七千兩零、餘、彼時大工亟需、催征尤大、竟將已征者

解之民、使各還其半、欽罔

朝廷、一至于此、倘更貪婪之官、未經發覺其、朴民已入私橐、濫派不絕、或役、或挽

報未完、或再銷別用、斷不肯以民脂之物、恰算民間正額、目下及此日

淚欽下矣、云

朝廷之浩蕩之恩、而小民終不能免剝削之苦、徒至血枯髓盡、而後即

閱陳情、亦已晚矣。臣以為欲除大弊、宜立良法、方可開征留項、合無
勅下該督撫轉飭各該州縣、照依本年赤歷易知單、備造連格联串清
册、明註某戶某人共該某年分欠若干、除收還城工銀若干、又奉
恩旨蠲免若干、兩造共再除若干、併註某人清完、某人未完、本官查對無弊、
呈送督撫、撫臣細加覈核、如果與撫相合、征免無悞、督撫二臣將原册
存案、抄同將原册鈐印發征、倘有數目多寡、那移錯亂、及改冊征
收、即立行參革等弊、若立行拏獲、以遵
旨諭。庶在小民不為貪吏所欺、
皇仁不為貪吏所蔽、千百姓沾一日之惠也。伏乞
勅下戶部、作速定議施行。

议查钞关积弊 顺治八年

礼科给事中臣李人龙谨

奏，为查陈钞关积弊，伏乞

圣断，严行申饬，通商裕

国事。臣伏读

圣谕，轸为起之日商民之苦，着仍旧关设一员，除设者

裁去，以后不得滥差，是撤吾商之苦以通商矣。臣愚谓必力清陋弊，未揭

弊，然后吾商之害除，而商可通也。其弊之五，请为

皇上陈之：其一曰单书之弊。商人报税，书手上单，此常例也。彼而分外需索，稍

费不资，少不遂意，猜勒诡[扶]秘，抵高下其手，为费反倍，是以单书起家，

往往亦貪頬至巨富，害商者一其一也，一有盤查貨之弊，係撥船貨艇明
貨艘，凡商人之滿艙，乃不許其先役，從費不足，銖銖寸寸，逐物撥翻，巧為
拿訛，捏成漏報，害商者二其一也，包攬之弊，貨船到，棍徒經紀，串通奸商
兜迎商船，包攬代納，其子收其，騙誘商人，稍用役費，及至包攬過關，本
情弊覺，遂將物貨入官，責其漏稅犯法，勢必打點營求哀懇，指係
立商人擔重貨殷，殊根本而裹足，僅可及生。
聖諭謂此後一帶，苟於到岸等因矣，此莫此為甚，害商者三其一也，開牙之弊，凡
物到關，自行抽稅，此定例也，司不得科斂
致差，大冊差人遠出境外州縣，指認開牙，挨房上稅，并作挨帖，又不執牌，舍
人等擬，假以尋採為名，搜及田野種菜，遠酒肩挑生意，擬此不更

聖諭念及百物騰貴、其弊亦由乎此也、害商四、其一曰料船之弊、船隻一到、不

論船之為盈為虛、亂差吏役任意、量船只借船料為名、必盤驗之

徹稅、亦不免苟且遷延、即以先務、商人船戶各思躲閃、莫可誰何、害

商者二、曰往來官船、封帶不正家眷以李、亦以之常乃動以查

帶私貨為名、百端凌辱、不論貨之有無、加倍需索、欲滿所貪開關

放行、此害又不抵商貲受之矣、此皆從來因循代客者致令生事

為革除者也

勅部申飭各關官員洗心滌慮、痛革夙害、屢剔積弊、澄清河道、則四

方商民翕然嚮風、絡繹而來、自此物力優餘、商通而

國

裕矣、伏乞

勅部中錄稿 八

請革帶產投旗之弊 順治九年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劉餘祐等謹

奏為欲止爭訟、先革投充、敬陳芻議、伏仰乞

聖裁、以奠萬年治安事、竊思投充名色、從古所無、蓋

朝廷臨御天下、一民莫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安得又有不屬

朝廷之民、不屬

朝廷之地、而另開

上行私為他人分撥之物哉此乃起于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貧民為役使之用嗣投之身家之土地亦一概投充遂有積奸無賴或恐圈地而寄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者且帶撥之地不限而恃勢霸佔之弊百端出矣借旗為惡投以害人此投之主原未盡之保所投充之口漢民寃牘以致

御狀鼓狀通紛爭無已獄訟繁興且投充之後自命滿洲因為一旗之人併不敢日許以之仍多而地方有司明知民寃亦併不敢伸

朝廷之一法是投充旗下即為法度不能加之人矣

朝廷設官以治百姓反不如旗下之私人是投充之人重于

朝廷之命官

朝廷亦何利于此輩、而恭行貽禍、似一統之財無量之改、令郡天下據此

人民、地方據此地土主一人則

朝廷少一條役、常一王地則

朝廷少一賦稅、況藉勢武斷、民怨日聲、告詞日繁、而獄底無更有不平

之衆、若通查據被之人據存于各州縣則

朝廷之民無已據者據之二視、即據所亦無此情以淩屬良民、豈不謂之

乎之之家或、至于地土除存

奇恩給發下與正一名之地、每勤君為限、不許將民貴爭外、此係據充之

人常據地土、一概清正版籍、果係已地、仍許本身領種、倘是常佃

地土、許各民同查審明白、各正原主領種、仍料由差出納

之粮、印佐披甲等項皆責之州、以民对
是患弄乎
朝廷、而撥下六且同盡之道
王之義、戰守歸于有司、而天下皆無法外之人、訟簡刑清、民安物阜。
此久安長治之術也。倘蒙等該可採、伏乞
勅下內三院九卿科道會議、請
旨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議除畫一賦役 順治九年

巡按陜西甘肅監察御史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賦役畫一以剔吏貪事、臣竊惟一代之具、必有一代之制、漢

高祖九年立戶部因口賦法、唐高祖七年、初定租庸調法、宋太祖二年

度民田、二月遣使監輸民租、咸剔除夙弊、揆以良法、以美政準

為財定役、天下歡欣、一代往事、皆蕩滌遂為此時也哉

皇上定鼎以來、賦役一依萬曆初年條編之例、古善矣、臣聞之天道三十

年一變、三百年一大變、明代行之三百年矣、法久而敝、敝極思通、

天意以授我

皇上立政維新之時也、臣等

命甘肅下車入境首問民疾苦乃秦地最苦者莫如賦役一事目覩之
國用豐絀通在理財理財之要專在藩司今所特稽核者銷算冊照
銷算之冊照比日計錙度銖稱我于冊其尺寸不爽其實巧吏關鍵
就設那移挪冊訂載目以為在清其本而已請先言其弊一曰征比
二曰支銷三曰借墊支征比數件一條都文發長吏迫呼愚民奚恤
胥執籌以鼓惟恐或後一履吏之庭鞭扑箠責覬覦需索安敢語
而問其迫比已盈吏收券而焚之小民印控訴抵數而已矣案乃信
矣上下相蒙百姓骸骨其征收之弊也支銷數件準實收以任責那
移數件不明毫無定則或曰本處支銷或曰客兵支銷其名
去實銷其扯甲移乙其供繁碎舛文為奸其支銷之弊也至借墊

之害更不可言矣，況大兵經過郡縣不能卒應，間或借之民間，小民寧
公輸將，乃行之而為例矣。借題之外，復又預支，更添之里，又添之戶，
起于分毫，積于百千，額外加增，愚民奚知，安敢錙銖抗違長吏，乃
行之為例矣。此借題之弊也。清此三弊，其道有二：一曰赤歷。凡應征款件，量
為赤歷，州縣申之道府，道府轉之藩司，藩司呈之督撫，督撫先期印給款件，
而後藩下之道府，道府下之州縣，州縣大榜遍示百姓，然後征之。其印
給不載者，即係旁取重科。間有大兵借用者，亦先期以前款呈明行借
征。此赤歷之法也。赤歷行而征此借題之患亡矣。一曰存留起解。度一
府之中現兵若干，應本色餉若干，折色餉若干，文武俸薪站價
公用經費若干；度一府中現征本色幾何，折色幾何，商稅鹽課地

馬草價節裁雜項幾何，應給本府用若干，應存留支領若干，餘若干應解
布政司，若不足若干，布政司于某府應解若干撥定支領，不許臨時那移，
則本處支銷定矣。間又客兵經過，另立為預備款項，一府預備草料若干，
計通省預備若干，明開款件，有則支銷，無則預備，則客兵支銷有矣。
無參差之弊。一應兵餉，俱解布政司，遠者數千里，近或數百里，俱到布
政司關領，出納起耗，十費其一，將經過關領盤費十又去一，經過州縣
驛站俱應借名科索，十費二三，往者彼縣多係偏僻，因其去者多車一
、及運草料至省千有餘里，自載草運銅到省數錢，自省運多到草上
支餉，多重車疲，一車不過運數十兩，費數十貫之多，為餉無幾，而千餘里
內經過州縣，須車之費，已浮于此項之多矣。又有此將領夾帶貨物。

兵丁數萬、車夫站困、民苦、咸因存留起解之分實或也。存留起解實
則錯異同省而那移之衷已矣。且不獨此也，秦晉若干丁徭之重，江南
若干賦稅之重，民者臣所議為之通融也。抑臣又有請者，臣前赴部進
京，道經江南，父老各言前明太祖以蘇民為張士誠固守，遂加征糧、浙稅及
牛頭稅及絲毫，以故蘇松諸郡重賦苛稅，倍于各處省直，今三百年
矣。民不堪命，代已革易，逆而水旱頻仍，或六
天心仁愛，憫念下民，以赤我
皇上宏開湯網，蠲恤更新乎。臣感激
皇上許臣直陳之旨，不自知越職冒昧之罪。念臣職諫官，諫官為
皇上耳目，臣身在外，心未嘗忘

朝廷、日本島人、近不服水土、每每抱病、料理

差予、不敢告勞、誠恐一旦委弃溝壑、以天下而不及尽之在懷伏乞

皇上宥予迂頑愚陋、

勅下部議、頒行寄歷、吏守整辭、存留禁革多事、以杜生納起亂、將兵往

還引站疲困之苦、平賦稅雜役、予程量一路、籌治方、列布天下、永久之策、

將僮多年

聖子神孫、實式賴之矣、

請除徵輸之弊 順治十年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治謹

題為

國計與民生並重責因由核與參除伏乞

敕綸申飭以恤窮黎以固

邦本事臣殘邑小吏苟衆

皇上核置諫垣自為惟根

君之道惟在足民知竊見東南財賦之地

國家元氣所關年來水旱頻仍屢遭

見像小民無不手額欵叩惟饑疾相沿居行紡棼丸又二四預征且全熾

令凡閑征米粮沱于秋成十月之後秋三冬内有預征各邑每于三四月

先比未徵条銀新谷未登迫呼已至计出無名惟責库票子以充

之夫古昔王者省耕補助之寬仁豈

聖朝

容折糴坊民之苛政近聞督撫曾行禁止然有司貪惡不一仍然已

因循以致征新餉以補前欠甚乎且今年征来歲之粮則来歲之粮又

然年復一年害將何已此當更為禁止者也一曰領價向未部而皆虛覈

有營私弊必托入手任意花銷及至比較批迴水落石出而民已受賠

無餘矣計其所出有司反所設處或濺汾民人或妄擎親戚割良

民之肉補奸吏之瘡為害殊極合充

勅下

該督撫速選風力過理刑先查户吏之侵匿而後及民間之拖欠細清

冊、無漏無隱勒限定期、至領解之法、責令藩司于各府先發鈐印契
號批文百張、編定號數、自一起至百號止、週而復始、每起解冊、令府
印官親填銀數解役姓名、以限按司、如二批先到、一批未至、布坐等
一批解役、府州縣督行此法、如是則遲延且不可得、何由中飽、侵漁
之弊、去逃軍夫、至代前役匿、止提經領衙役嚴追、不許攀扯妻孥、
點數民裕

國之一端也、以累日言可株伏乞

敕下該部、移行督撫、嚴飭施行

請罷征絹 順治十年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 臣 趙璉

題、為請罷無益之絹、以

勅仍征折色、以資實用、以甦重困事、臣聞經

國之急務者、足食足兵、仔民之財力者、用一錢二錢、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

取民賦于条編之外者、有粮新餉、楚粮黍料草料徭役等項、而國

不止于二矣、近復征夫絹、以重困之、況消額賦、以缺

國用、且竭民膏、以成無益病

累民、莫此為甚、察得夫絹一項、明朝額貯、以備賞物、与夫糊飾戶牖

之用、其實靡爛于庫者甚多、乃靠賦累民之具攷也哉

朝鼎定以来悉不征造順治八年間工部之中明戰事之既内之開造元題

欵九年間又戶部之归还戰事之役復再实征解銷之額佚江南浙江

山西办造将四分折色六分仍旧為民大樂户敢請為

皇上陳之夫絹藉蠶織而成於養蚕須为飼養須桑自山西遭寇賊之焚毀

江南浙江更山海之变荒男归罹于宗族廬舍盡遭于焚毀而桑柘之木

伐以為薪是养蚕之人身食供竭而丝与杼皆廢矣若征致若絹

則丝必外買絹必色織價踴貴且杼柷借色織之困假扎机杼而騙

狂騙使赴更羞塞而诳作斤两小民除色織之外死無措借之法惟

求之絹以免迫呼而宦胥皂快查验盤驗無處不吸民之膏血及

至解京則押解之費歇家之費鋪墊之費裝收之費占而旅批

覈批之賞，藩司府縣逗比提比之賞，似此為民而累之擇
國計尚當捐除，況不足以充賞賜，捐併去益之用，又何難陋與而累民
哉，乞決
綸音免女織办，仍旧征解村邑
丁至及足用之實，利下為東民之懷，致三面窮蒼，戶稅家謳，頌
聖天子仁孝于萬年矣

免派機户之累　順治十年

刑科右給事中　日　刘餘謨　謹

題為仰祈

聖主愛民之心，敬陳江南蠹民之害事。伏覩我

皇上軫念南北災傷，賑恤兵民窮苦。

特諭九卿大臣會議，務以廉切民隱者，無所不至矣。乃江南水旱頻仍，民困已

極，而蠹吏貪官，慘

毒小民，巧詐為奸，民不堪痛恨，日請為我

皇上陳之。昔年姑蘇織造，貪黑机户，蘇松常鎮四府，波累甚慘，前科日

來懋功疏稱見訴机户、部咨等

旨，欽允命下之日，江南歡聲動地。今年八九月間，復開貪派，民一戶至數十名

出外領戒之等，以豐長被拘矣，朱鳴虞、炒元欽等，以音召被拘矣。禍

起于二三奸吏投身入局，自謂情愿，陰行詐害，拘拏良民，勒寫情愿投状，又巧避机户名色，另立堂長、管事。不知堂長、管事，無非即机户中殷實之尤者耳。無机户外别有堂長、管事也。拏堂長、管事，即拏机户也。夫机户之害，人人受苦，賠累數百金，以至數千金，不至身貧不止，四郡會报，扳扯數千名，以至數千人，不致奔命不休，詳見袁撫臣疏，登

聖鑒，不敢再贅。且不知小民何利而情愿為之。若無惡棍積蠹，借此逞身，即係奸胥猾吏因緣為利，良民必不情愿。情愿者必無良民。且江寧、杭州皆有織造，未报机户，何獨蘇州一處有之。若謂多事不及應付，

試問

皇帝傳役之後，兩年春秋二運，龍衣船曾否虧缺，亦豈有不取足机户之理。若

謂供役無人則催攢等事，委官登記等費數，煤焙等小甲，司限期等

費工，看花樣等高手，領銀買料，雇募織挽等機匠，移各

吊取各轄等承差，俱不過役而必需機戶為也。伏乞

皇上勅部移查督撫，果係僉報技充機戶，堂掌等役，速行停止，並立

禁諭，違者即時斜處，庶奸人不得肆害，而良善得以安全矣。又如官

解以疏民困，見行條鞭地方，委官征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屢奉

聖諭，仍處等諄切。江南各項解戶，俱于地畝內已等貼解一項，征入條鞭，自應官

收官解，不得復僉民戶。近日武進縣又進私求解，復僉解戶，判騎等數

十人，每點一名，索賄數十兩、二三百兩不等，被免則又點一名。如莊應里

莊玉鉉兄弟兩戶，兄俾而復累及其弟，致出搞相詐，通邑共知。至起解

仍用县吏吴明所安點差之名而了點差之實、盡由县宗馬騏、當疵

得之年、衰腐昏耄、未困溫飽、故胥吏分肥、情同猫鼠、一丞一吏乃

此若推之江南、以及各省、人人效尤、共為民害、仰乞勅部嚴

謂名為貢解賠補民帮當以悖

責之民論罷斥伏乞

皇上勅部立賜摘革、從加處分、以儆貪邪、以甦民困、并敕參書各地方

疾苦、了了間不告、不敢知而不乞以負

皇上恤民之心、謹指實指陳、統乞

聖明鑒宥施行。

酌議開銷三楚兵餉疏　順治十一年

欽命揔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粮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大兵供億浩繁、殘黎膏血已盡、伏乞

俯賜矜憐、酌議開銷、以紓窮黎然黔黎逆不了了、數勤大兵、一應軍需、責之小民措办

者、蓋不一而足矣、即自莊整以來、亦已三見、矣百姓負痛輸將、目見其骨

冬皮穿、已大有不忍見聞者、況向日大兵喂馬之料、不過二十日或一月而

止、今寧南靖寇大將軍臣陳泰等

旨駐荆、休息未可以月日計也、其供億之繁、備办之苦、需用之久、催逼之難、有數

倍於前者、況兆糧料草束、小民辦办為艱、就有正項開銷、亦以償其勞

苦。若大兵各马共计二万五百馀匹，需用槽铡各以四千馀计，锅隻以三千馀计，搭马蓬木桩以二万馀计，割青草以代乾草，割草夫役运草水手，合算以七千馀计，再加炊爨众数，日需二千六百馀，至收槽煮料，尤有不可以数计者。且往日供应诸物，不过民间借用一时，今驻兵日多，更件件槽竖，始可以久用，所费不赀，势不得不派之各属，各属又不得不派之小民，而贪官污吏，并里猾役，乘机遥侵，以一派十，恐弱小民，莫敢控诉，民之苦已非百日，而害亦非一端，良吉庙也，夫譬非安了之地也，兵火频仍，灾荒叠见，连年劳兵，重烦供应，今以久驻之兵，子子皆取足于水火兵荒百死一生之残年，且以为不救，骨不及寒，更复神枯而髓竭矣，月所不忍想

皇上更有所不忍也。並從責之民，况不忍見其搶地呼天之狀，責之官又難得其鬼輸神運之能，日再四思維，不得已撤令各屬，一面動支正項措辦解開。以期無誤，其屯項從無開銷正項之例，然臣仰体

皇上愛民德意，亦無例可援，想屯畜供億，較與喂馬二十日及一月者不同，他省亦不得援以為例也。此項數目冗雜，不敢煩瀆

上聽，除備造清冊，咨送戶部，并同山頓莫臣李凡哈兵馬驛長自有經累輔臣洪承疇支應報

聞外，臣謹據實具題，伏乞

皇上憐登經供應之民，不諒再論，究臣冒昧謹

令之施行。

勅部詳議開鑛，庶軍需不致重累小民，而稍裨上市舶益矣。

再請開鑛疏　順治十一年

欽差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祖敍已竭之髓，別無那補之方，情迫再呼，懇祈

聖鑒事。竊照楚地干戈未靖，豈罹災荒，額賦不敷，供給給不足，且兵等處傷

而休息無日，較之他省，真時勢不同，而情形迥異，至施格外之

恩，雖狥一定之例，亦時也。兹又春寧南靖寇大將軍臣陳泰統兵駐剿，一應糧餉

草料、俱先期供備、而鍋楨刀槽搭蓬捆馬及逐日挑草割青夫船之
類、不敢少後、其催夫移運之銀、不惹之前疏矣、凡七百日另兹甫歷州其
殫心營畫而發之、良以咸賴設多耗、出之民以條應完賦稅、未便開銷、臣
豈不知、但臣任中、已三見大兵經臨、而數目繁多、往來接踵、未有甚于今者
且師行無期、又不可以月日計矣、即以割青而言、以草抵草、照例銷算
客化議而不知催覓船隻、幫貼人夫、且有船碎夫逃、復加拘補、而所費
時中、夫役之僱、道路而壅、更服此、又代代然、若斯困苦、臣又不敢瑣褻
上聞也、今部議以前項向無開銷成例、俱飭臣設法酌量、隨時支給、題覆奉
旨移咨到臣矣、因思郡臣守國之經、惡全于充額外之費、一定章程、不容少
為同異、獨不悉果否列項、分別辦法可設、臣必早為據指、斷不敢冒瀆

宸聰矣此欲查造守郡設即兵之何良策抵補以許多稅自然有成州縣皆
然取足小民起骼枯待斃之黎不堪復以軍需加派也是賊未剿而民
先困矣況目前支持原屬勉強倘一聞不准開銷之信將有將又怠公
不肯醫瘡剜肉為伍之接濟源源之事不可慶耶倘或迫呼逮索更有
不忍言者此播傳奇勤之名譁或潰散之勢即實有此不敢也身為封
疆重寄情急忘切緣為不避狂悖瀆的
聖明鑒核伏乞
皇上俯念楚省不同他省于逆僅有皮毛沛破格之
深仁蘇欽純之民力將錫餉刀糧器械等項不拘凡支之例特
允開銷庶凋殘更賴外之微而餉將可鼓困若沐

隆恩之深而愛戴益堅矣

免運糧草以便兵民疏 順治十二年

國史院侍講學士臣楊運昌謹

奏為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採擇事我

皇上軫念兵民疾苦

諭內外文武官員各陳所見臣忝宿侍讀僅就耳目所及敢為

皇上陳之臣聞漢文帝之世不輕用民之財不輕用民之力致海內殷富我

皇上親政以來，罔不兢兢之儆，勤蠲賑之令，方且媲美堯舜而速駕漢文，然而

德澤未宣，教化未敷，豈良由有司奉行之未當，百姓苦于無名之役，

責吏苦于有名之催科，兼之水旱頻仍，饑饉相連，死流離四方，則報

稱治望矣，而小民遑遑

戚戚，我不能遏。

皇上念于萬一哉，即大兵養馬地方，我

皇上勅部用正升米草豆，動支正項，及另具運價，酌量開銷，些念兵及民

亦可謂詳且盡矣，然而今

特恩設以補目前之不足，法立經久，計以養後來之有餘，今有中未靖，方當

屯兵養馬地方，應協濟者，動支正項，誠不費民間一草一粒矣，但相去

有二三百里者、有四五百里者、一切運送、不資于民力不能也、乃民之處屯
方極苦矣、且里居遼遠、大兵養馬彰德衛輝懷慶臨清、親見每夫
一名運糧三斗、值銀不過二分、運價則銀一兩二分矣、每夫一名、運米八
末值銀不過二分四分、運價亦一兩二分矣、是運價于四五倍正價也、在
有司既不能去來之收、在百姓多大于

三不又
又不敢耽緩須臾、以誤軍需、況天雨連綿泥濘河滑、老弱號泣道旁、青
衿負載、荒郊悲苦萬狀、雖而維餘、古至奇吏胥緣為奸、出納之際
上下其手、種種苦累、而忌民哉、累而民的量銷累、就且限不復失、況經管
累月、徒付之不可知之數也、且此借無名之役、費一更古于有名之催科
者也、且惡以為無其民運、何以責其費一番力役、有一番物力、

朝廷不必有矯恤之名，百姓已受無窮之賜，有益于兵，無損于民，法称而便

之宜

敕下部详確覆议，永為務令。凡係大兵养馬地方附近協济州县，将道

勅諭：实力奉行，其二百里以外不協济地方，並令该管州县動支正項，親赴养

馬之處，预行買办粮米草豆及一切器具，印月放支。兹州县当衝繁之

地，不敢远离，其择委清慎府佐官用

朝廷之全分力

朝廷之公，予尽一己之職業，体黍民之性命，可免之日清楚销算，其该管州

县官，務要仰承我

皇上旰宵沉憂，視国如家，愛民如子，于先不许私派民间，不使不以肾

欺公有奸貪衣胥、指称供應名色、横加科歛、或乘机侵扰、希圖私

囊、該督撫即時

題參、庶人心知警、百姓之膏血不致剥削、况不輕用民之財、又不輕用民之

力、其于兵民未必無小補也、

吏役賦之法　順治十五年

户科右給事中加一級臣金漢鼎謹

奏、為吏役議、以清逋賦之源事、臣惟天下財賦所供、原有定數、不出民財

主國、皇上寬恤如中飽、徒飽奸貪、近年以來、拖負愈積愈多、國計

日指日飾，豈不惟科之無法，考課之弊庶，多由貪婪侵欺，積弊雖破，而未能澈底彼求故也。推其原，則又在賞罰之道未明，勸懲之典未善，鼓舞之途塞，而人心乃不得不爲苟且，以求旦夕之安。如江浙諸省，各司先後盤，積逋動至盈萬，其間前官之乾沒，與胥吏之侵蝕，不混而歸之民欠，彼新且有藩司吏胥，免扶同勝混，而接任之官，雖明知其弊而不敢清查，何也？各司計懼其參罰之，多扦不能清查，固應參罰，即或根究，已清查，而從前官役之侵虧，仍入考成，卒亦不免于參罰，則亦何樂乎任勞任怨，而無救手一己之功名存哉？更且不肯上司平日既受各司之餽遺，去任不得不爲其護短扶制，徒役，勿令揭發，各司畏其多勢，奪命惟謹，坐受參罰，各司之困，更真其不可言矣。又如卑本家志魁一案，侵虧最

多、慶吊饋送、各挪公帑。章志魁已死、今始和盤托出、彼天下之為志魁者
不知凡幾、果能一一清數乎、且志魁所使之數、究不准開銷、則當日在外賫
交志魁之後、送慶吊者、或存或殁、仍難一一究詰、此皆上下相蒙、牢不可
破之積弊、不可不清其源防其也、今之議者、動云民欠吏欠、其在民始為欠
也、若其在吏、則是民已輸納、何以復謂之欠、此項全係、飽以潤肥私橐、而
用交結上司、來蹤去路、明白易見、吏取民間尺布一手托、必按贓究擬、
以煌煌正供、而可聽其公然攫取、目請自今以後、凡收役侵沒分粮、宜照
司一例、責令府廳各法追比、不宜混裁考成、累及司并累百姓、至于款
目交代、務將前任侵吞等項、徹底清查、造册申報、挂牌立案、聲明、以
憑追擬、更請

勅該
延方御史按臨某縣，即將某縣役科召役民加究問，從前役欠作何
支用，將以那借公帑為饋送行賄之資者，處忘魁者，即將該管上
司題參重處，仍令循便，庶人人皆知畏法，上下不敢相蒙，既於以維
核逋賦，或亦澄清吏治之一助也

陳請蠲免流抵之法　康熙六年

戶部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流抵宜載由單，蠲免方沾實惠，敬陳一簡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侵冒
之弊事。臣惟蠲免災荒傷

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以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

均完在前、本年蠲在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

賦、名曰流抵、至乃

朝廷為民爰由体恤從素、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

朝廷一八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蓋由單乃各州縣每

年每戶各領一單、以為征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知由單也、

戶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單開除因賦等事一疏內稱

各直省應蠲免年分、將流抵次年錢糧科目數清填入次年由單、請

敕各直省遵照、議覆通行、在案、

諭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一事最重也、及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

科奏銷冊內、除山東蒙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七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戶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對查、竟未見開載流抵一項者、戶部又以奏銷冊者、報于部者也、既已流抵一項、由單者、須于民者也、曰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旨之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入次年由單者、非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于上年十一月頒發里民、計核州縣應算分數冊數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各省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須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花戶、去後必俟該撫查回再題、部覆

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又移行各地方，極速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月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流抵一項，究竟無填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填入由單，則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虛于官吏之手，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吏或竟匿告示而不張掛，或所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而知之。臣恐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少矣。臣思之熟，流抵一項不填入由單則不可，欲填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于再行之時曉諭里民之法已窮。然究必不能曉諭于前，亦必立法稽查于後。惟有于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抵免災分升應流抵實數

六年共自應于康熙六年抵免記入于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填入一款
內再某府某縣于康熙五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子科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
十分之二輕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今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
已免若干兩外俱于康熙六年分內于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各照分數
流抵記並無吏役侵蝕等情止俟方列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
彙為奏銷冊內各州縣于科先開上年旧實之式也此式則由單之上僅
列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在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實數每戶各執一張一目了然蓋以布
朝廷之大恩列我于由單之上即得收不刁之信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倘不肖

胥吏持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句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戶即
手執六由單赴上司控告，即官之官而憐之，民不敢赴控，此上年溢完之數，
豈不能追還，而本年應納之下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即從不有胥吏於
流抵之年，安敢隱匿，况已而忽有下年之告發，亦豫之所恐懼，不敢送
書肆門矣。至于之應蠲免本年，手升即于本年蠲免與，則本年由
單須發在上年，手升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亦于蠲免之下
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為蠲而已。立法不難行
之甚易也。更又要緊稽查一着，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之蠲免流
抵數項，該鄉科上年奏銷册內，某州某县該再蠲免流抵銀若干兩
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若干斤，遂一摹對，或至册內報數多而由單上無

裁少半印，仍指參查信，以此則册毋單畫一，上之奏振

朝廷於天下之錢穀，下之須獲百姓於此，全此數一兩一絲，不得參差，胥吏無所容其侵冒，不啻

朝廷全大之恩矣。又另查康熙四年五年分未完錢糧，應蠲免康熙六年分解計不數十萬兩，今時已仲夏，百姓猶沾恩，正在此時耳

勅部速議通行，俾不可己

朝廷立有稽核之法，使可預爲遏，又使胥之心，不用手於語多，頗碎，但以

朝廷數十萬分外之蠲恤，須不實用地方，數百萬黎庶蠲恤，須受實惠，此係重大錢事，冒昧瀆不厭詳，統乞

皇上鑒宥。

省敬文錄 康熙六年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開復之款查核太繁章奏之案煩瀆日甚請

敕部酌省以鼓勞吏以速國課事臣自辦理垣中見每月本章款往往多至數

倍細思其故總由于駁查之太多而戶部駁查本章惟開復一項為尤

多甚至一事一駁以至屢駁內外往復疊瀆

宸聰

無而款年不得結此在部臣以為錢糧重務詳慎為稱職凡本駁查每

之不過小心敬謹之意而臣竊有議焉蓋戶部錢糧衙門庫雖屬細

此等科款項先已多端其業動逾數載凡本宜省者之以苛舉為藉

極已盡蔡旦不生印以開復一事援以手續之完解為主其間之要

款查出又不应駁查出户請得而詳之、以開復疏册内、續完多報句

原参款目不符与应駁、多月廿錢与应駁、未报明解司日期、未註明履

有批批多樣出应駁、至于多報究記解訖、該撫題报明白、則無可駁矣、

而部中又或駁查、其續完限兩、作何支銷、以令該撫再題、支款並支

銷款項、既已出結解多、無又　期、何況支銷款項、該撫登答明白、又駁

云未經奏銷、者以查核候奏銷到日再題、那多報各又戰學其征

收完解出、又司之吏也、解到藩司、領又批回之後、而又司之又畢矣、

其後支銷不清、宜問之藩司、奏銷不宜、問之督撫、其與又司何涉今

開復疏内、為其一款屢駁、是以藩司督撫之又而問之又司、矣宜不

多者耶、臣又見近日部覆山东起撥用又遂、自請開復一疏、其覆疏中

先云未完銀兩完經該撫查明[illegible]報附[illegible]奏請覆之

案請

勅交

部查銷後云俟完銀兩支給鎮標康熙六年分餉銀一千五百兩俟

俟奏銷到時查核以憑推之則凡各官開復不必待奏銷之後明矣部

覆又云支餘銀兩支銷各款仍應備細開報以憑查核則以憑推之係各

官開復不必待支銷開復之後又明矣然則部中于開復之例原未嘗

以直截特題覆中間有參處不止一年支各衙門之開復皆由各地方

知撫之題報同一題核也若自身題報開復則是從前各衙門題報

開復則不足信必須數查同一奏銷也支給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甚多

光不可俟奏銷先准開復至各衙門案內如泰興知縣李攀龍完銀

九十兩。據該撫題報補還康熙五年協餉訖。邵武府知府汪農日趙
完米二十五石。據該撫題報支給康熙五年兵米訖。俱為數無多，反
索數查，必俟奏銷到時再題，不可推其開復，以示之鼓舞考成畫一
之法也。且恐以為有違部議開復本年，皆當以詳覆核撫周之德
之疏為式。其見司再復任經該撫題報完解明白者，先請
敕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未完之藩司、督糧司、兵備、其餘
之不在駁查款項，概從簡省，則事無煩擾之擾，考成之畫一
之法，鼓勵吏而速國課，所關非少矣。